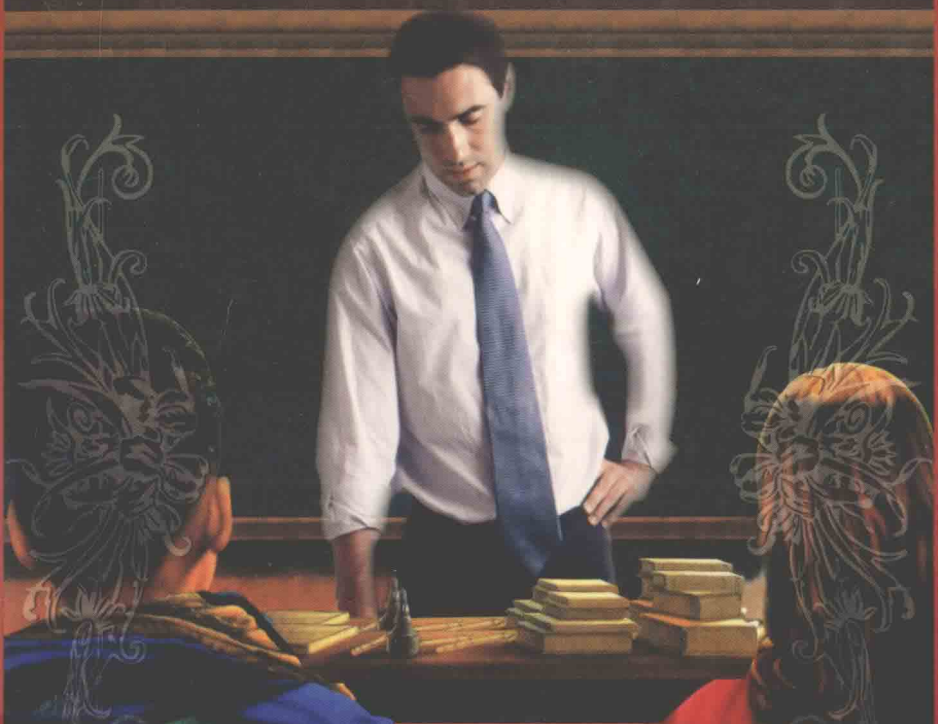


THE LAST ONE LESSON



最后一课

[法] 都德 著 (All Virtuous)

Yuanfang Publishing House

THE LAST ONE LESSON



[法] 都德

最后一课

李淑琴 译



远方出版社

最后一课

——一位阿尔萨斯省小孩的故事

那天早晨，我去学校，去得太晚了，非常害怕挨老师的训斥；况且韩麦尔先生曾跟我们讲过，他要提问分词这一节，而我呢，连第一个字母都记不起。一时，在我的脑海里萌发了逃学，到田野里去跑一跑的念头。

天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林边的乌鸦鸟在耳边啾啾地鸣叫，普鲁士士兵在锯木厂后边的利贝尔草地上进行操练。所有这一切都比分词规则更吸引我；但是我还能管住自己；于是，我撒开腿朝学校跑去。

经过镇政府门前的时候，我看见有许多人站在小布告栏前，两年以来，所有的坏消息，比如吃败仗，征兵征物，以及普鲁士司令部的命令，都是在那里传给我们的。我边跑边想：“又有什么事呢？”

正当我跑着穿过广场的时候，正在那里和徒弟一起看布告的铁匠瓦什特向我喊道：

“小家伙，用不着这么急赶，你去得再晚也不会迟到

的!”

我觉得他在取笑我；于是我气喘吁吁地闯进了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

平时，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是有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街上都听得见；书桌的开关声，学生们捂上耳朵一起高声背诵课文的声音，以及韩麦尔先生的大戒尺在桌子上的敲击声：

“请肃静一点!”

本来我打算趁这股乱劲，偷偷地溜到自己的位子上；然而，不巧的是这一天教室十分安静，就像星期天早晨那样。从敞开的窗口望去，我看到同学们已经整齐地坐在座位上，韩麦尔先生腋下夹着那条可怕的铁戒尺在教室里踱来踱去，我只能推开教室的门，在可怕的沉静中走进教室。您设想一下，我当时该有多么尴尬和胆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韩麦尔先生看着我，没有生气，而且非常温和地对我说：

“快到你的座位上去吧，我的小弗朗茨；你再不来，就不等你啦!”

我跨过长凳，立即坐在座位上。当从忐忑不安中回过神来时，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穿着他那套绿色的礼服，领口上系着多褶的绸子环，头上戴着那顶刺绣的黑绸帽，那是只有上级来校视察，或是每年期末发奖的时候他才穿戴的。此外，整个教室里显得有些不寻常和庄严的气氛。但是，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看到教室后面，那些平时空着的长凳上，有本村的一些人跟我们

一样一声不响地坐着：头戴三角帽的奥塞尔老人，卸任的老村长，退休的老邮递员，以及还有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都显得很忧伤；奥塞尔老人带来一本边角残缺不全的老识字课本，摊开放在双膝上，他的大眼镜横在上面。

就在我对这一切感到纳闷的时候，韩麦尔先生走上了讲台，用刚才跟我说话时同样温和而严肃的语气，对大家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来了命令，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学校里，只许教德文了……新的德文教师明天就到。今天，这是你们最后一节法文课。我请你们要用心听讲。”

这几句话搅得我心慌意乱起来。啊！这些坏蛋，原来他们贴在村政府布告栏上的就是这个消息。

这是最后一节法语课！……

我只刚刚学会书写！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法语就到此为止了！现在，我多么悔恨自己浪费了那些光阴，悔恨自己从前逃学去掏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我那几本书，刚才我觉得是多么讨厌，背在身上是那么沉重的几本书：我的法语书，我的神圣的历史书，现在却像老朋友似的，让我难以割舍。对韩麦尔先生也是一样，想到他就要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就把他责骂我，用戒尺打我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可怜的人啊！

正是为了上这最后一节课，他才特意穿上漂亮的节

日盛装。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村子里这几位老人都坐在教室的后面。这好像在说，他们悔恨从前来学校的次数太少了。这似乎是一种对老师的感谢方式，感谢他四十年来从师敬业的精神，也是向即将不属于他们的国土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叫我的名字；该轮到我不背书了。要是我能够把这条分词的重要规则从头到尾，高声、清晰、一点不错地背涌出来，我还有什么代价不愿付出呢？可是刚背个开头，我就糊涂了。我站在凳子前面，左右摇晃，心里沉甸甸的，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道：

“我不再责备你了，我的小弗朗茨，你受到的惩罚已经够大的了……事情就是这样。每天，我们都对自己说：‘算了吧！我有的是时间，明天再学。’现在，你看见了发生了什么事……唉！当初，我们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就是把教育推迟到明天。现在，那些家伙们就有权对我们说：‘怎么样！你们自以为是法国人，可是你们即不会说也不会写你们的语言！’……我可怜的小弗朗茨，在这件事里，罪过最大的倒不是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值得自责的地方。”

“你们的父母并没有尽心地让你们好好读书，为了多挣几个钱，他们宁愿把你们打发到田里或到纱厂去干活。我本人呢，难道我就没有什么值得自责的地方吗？我不是经常让你们为我的花园浇水而不是让你们很好地学习功课吗？当我想去钓鱼的时候，我不是很随便地放了你

们的假吗？……”

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韩麦尔先生开始向我们谈起法国语言。他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最清晰的、最严谨的语言；因此，我们要永远掌握它，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旦沦为奴隶，只要它保持着它的语言，就等于他手里握着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然后，他拿起一本语法书，开始为我们讲课。我惊奇地发现，我竟然理解得那么透彻。他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容易。我自己也认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专心地听过课，老师好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耐心地讲解过。人们似乎觉得这位可怜的人，在他离开之前，想把他的全部知识一古脑全都塞进我们的脑袋。

课文讲解完了，我们开始练习写字。这一天，韩麦尔先生为我们准备了全新的字模；字模上，他用美丽的圆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模卡片悬挂在我们课桌的金属架上，就像许多小旗在教室里飘扬。应该看到，每个人是那么的聚精会神，是那么的安静！人们只听到笔尖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听不到任何其它声音。一会儿，几只金龟子跑进了教室，但是谁也不去理睬它，连最小的同学也在专心致志地练习他们的竖杠，仿佛这也是法文……学校的屋顶上，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地叫着，我一边听，一边寻思：

“他们是不是也强迫这些鸽子用德语鸣唱呢？”

我的眼睛不时地离开书本抬起头来，看见韩麦尔先生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周围的东西，仿佛

他要把这间小小教室里的一切都收集在目光里带走……想想看，四十年来，他一直守在这个地方，面对着庭院和从没有变过样的教室。只是长凳、书桌，用得长久变得光滑了；院内的胡桃树长大了，他亲手栽下的啤酒花如今已越过窗子碰到屋檐了。对于这个可怜的人，舍弃这里的一切，听到他妹妹在楼上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收拾他们的行李，该是多么让人心碎的事啊！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了，永远地离开自己的家乡。

他竟然有足够的勇气坚持把我们的课上完。书法练习后，我们上历史课；然后，低年级的同学一起练习拼音：BA—BE—BI—BO—BU—。在教室后头，老奥泽尔先生戴上了他的眼镜，双手捧着拼音课本，和孩子们一起拼音字母。我发现他也是那样专心，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听起来有些滑稽，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唉！我将永远记住这最后一节课……

突然，教堂的大钟响了十二下，随后，是祈祷的钟声。与此同时，操练回营的普鲁士士兵的号声在我们的窗下响了……韩麦尔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苍白。他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道，“我的朋友们，我……我……”

可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他说不下去了。

于是，他转过身朝向黑板，拿了一截粉笔，使着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尽可能大地写下几个字：

“法兰西万岁！”

随后，他愣在那里，头贴在墙上，一言不发，用手向我们示意：

“下课了……你们走吧。”

柏林之围

我们同 v 医生一起顺着香舍丽榭林荫大道走去……一路上，向那些弹痕累累的墙壁、向那些被机枪打得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寻问巴黎被围的历史。当我们快要到达星广场时，医生停住了，他向我指了指那些富丽堂皇地簇拥在凯旋门周围拐角上的大房子中的一座说：

“你看见那个阳台上关着的四扇窗吗？”他说，“八月里最初的那些日子，就是去年那个可怕的充满了风暴和灾难的八月份，我被叫到那儿看护一个患暴发性中风的病人。就是汝弗上校家，第一帝国的一位骑兵，在荣誉和爱国主义面前的老顽固。他从战争一开始就来香舍丽榭林荫大道居住了，在一个带阳台的套间里……你猜为什么？为了观看我们部队凯旋归来的仪式……可怜的老头！维桑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离开饭桌。当他在那份失败报告的下端读到了拿破仑的名字时，就轰然摔倒了。”

“我看见老骑兵时，他正笔直地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满脸通红，一动不动地就像他的头被人用大木棒击了一

下似的。他站起来应当是很高大的；他躺在那儿看起来就很庞大。他的相貌很好，牙齿很漂亮，一头完全卷曲的白发，八十岁看上去就像六十岁似的……他的孙女在他身边跪着，泪流满面。她像他，两个人在一起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枚漂亮的希腊奖章，只是一枚是古老的、沾了土的、轮廓有点变模糊了的；另一枚却是光彩夺目和清晰的、带着新铸造的一切光泽和圆润。”

“这孩子的痛苦令我感动。她是军人的女儿和孙女，她的父亲现在还在麦克马洪的参谋部里工作，而这位躺在那儿的老人使她联想起了使她担忧的父亲。我尽力地使她放心；可是，说真的，我并不抱很大希望。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半身不遂症，而对一个八十岁的人来说，这种病要治愈是几乎没有可能的。三天里，病人事实上一直处于同样的休克和木僵状态。就在这个时候，莱希荷芬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你一定还记得那奇怪的传递消息的方式。直到晚上，我们大家还相信我们大胜了呢。两万普鲁士人被杀，皇太子被俘……我不知是由于什么奇迹，什么电磁波的作用，这次全国性欢乐的回声居然一直钻到了这位瘫痪者模糊状态之中，去寻找我们这位可怜的已形同聋哑的病人；就是在那个晚上，当我靠近他的床头时，我发现他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他的眼睛差不多是亮的，舌头没那么木了。他竟然有气力朝我笑，并结结巴巴地说了两次：

“‘胜……利……了!’”

“‘是的，上校，大胜！……’”

“就在我慢慢地向他介绍麦克马洪那非常的胜利的详情时，我看见他的脸部轮廓开始放松，脸色开始露出喜色……”

“当我出来时，那姑娘正在等我，脸色发白地站在门前。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他得救了！’我抓着他的双手说道。”

“那倒霉的孩子当时几乎没有力气回答我：人们刚刚得知真正的莱希荷芬的消息，麦克马洪正在逃跑，全军已经覆没……我们面面相觑，难受不已。她为她的父亲而悲痛。我呢，我一想到那老头就不寒而栗。当然，他是经受不起这一新的打击的……但又怎么办呢？……继续让他高兴吧，这种幻想曾使他活了下来！……然而，那就必须撒谎……”

“‘那我就撒谎吧！’勇敢的姑娘一边很快擦掉了眼泪，一边对我说，而且容光焕发地回到了他祖父的卧房。”

“她担负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开始几天，她完成的还可以。老头的神志还弱，像孩子一样被人哄着。但随着身体恢复，他的思路也变得清晰了。因此，必须让他知道军队的活动情况，给他撰写军事公报。这个美丽的姑娘也真是够可怜的，她白天黑夜地伏在她那张德国地图上，又是插小旗子，又使劲构思一整个胜利的战役：什么巴采纳将军进军柏林，弗洛萨尔将军已到巴伐利亚，麦克马洪将军指向波罗的海。这一切她都征求了我的意

见，而我也尽一切可能帮助她；可是，在这场虚构的入侵里，真正帮了我们的还是她的祖父。他在第一帝国时期征服过多少次德国啊！他预先能知道所有的行动：‘现在他们就要到那里了……这就是就要做的……’而他的那些预测总能实现，这免不了使他感到十分自豪。”

“不幸的是我们白白占领了这些城市，白白打了这些胜仗。因为，对他来说，我们前进得还是太慢。这老头简直是贪得无厌的！……每天我到来时，总要听到一件新的战功：”

“‘医生，我们占领了美茵茨。’那姑娘带着苦笑向我迎了上来，隔着门我可以听到一个快活的声音在向我喊道：

“‘成啦！成啦！……再过八天，我们就要进柏林了。’”

“就在这时，普鲁士人离巴黎只有八天的路程了……我们首先考虑到将他运到外省去是否更好一些；但是，一出大门，他立刻就会知道法国的状况，而我觉得现在让他知道真相而引起巨大的打击，对他的身体来说还是太虚弱，太麻木了。因此，我们还是决定留下。”

“巴黎被围困的第一天，我来到了他们家，我记得我很激动，心中带着大家都有的那种惶恐不安。这时，巴黎所有的门都已关上，仗已打到了城下，我们的郊区已成了前线。我发现那老头坐在他的床上，一副兴高采烈和洋洋得意的样子：”

“‘那么，围城就这样开始了！’”

“‘怎么！上校，你知道了？……’”

“他孙女转身朝我说：”

“‘是啊！大夫……这是个大大的消息……柏林围城已经开始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做着她的针线活，小模样是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安详……他怎么会有什么怀疑呢？部队的炮声，他是听不见的。这不幸的巴黎，灾难深重、乱七八糟的巴黎，他是看不见的。他从他那床上所能看见的，只是凯旋门的一角，而在他的房间里，围绕着他的，都是些为了维持他的幻想而精心布置的第一帝国时期的破旧东西。元帅们的画像，描绘战争的木刻，婴儿装束的罗马国王；几张镶有铜饰战利品的硬直的大桌子，上面摆满了皇室的遗物、奖章、青铜雕像、球形玻璃罩里的一块圣赫勒拿岛上的石头和一些描绘同一个小卷发、舞会装束、穿黄色长裙、灯笼袖和眼睛亮亮的夫人的微型雕塑，——所有这些，大桌子、罗马皇帝、元帅、不袒肩露胸、腰带高束的黄裙夫人们，这种显得过于耸肩缩颈的呆板，都代表了一八〇九年的优雅……老实的上校啊！就是这种胜利和征服的气氛，比我们能向他所说的一切，都更使他如此天真地相信柏林是被围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军事行动显得更为简单了。攻克柏林，已只是一个耐心等待的时间问题了。有时候，当老头太无聊了，我们就给他念一封他儿子的来信。信当然是编造的，因为那时候任何东西都进不了巴黎了。而且，自当大败之后，麦克马洪参谋部的人员已经被囚

进到德国的一个碉堡里了。你可以想见这个可怜的女儿的失望之情了，只知道她父亲被俘，失去了一切自由，而没有别的消息。父亲有可能生病，有可能……但这姑娘又不得不在她编织的那些愉快的信里谈他。这些信要写得简短，就像一个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直前进的军人在战场上所能写的那样。有几次她实在没有勇气写了，几个星期就没有消息。但是老头担心了，他睡不着了。于是，很快就有一封来自德国的信。她到床头忍着眼泪、高兴地念给他听。上校认真地听着，一会儿绞黠地发笑，一会儿赞许，一会儿批评，还给我们解释那些有点混乱的段落。但尤其精彩的地方，还是他儿子给他写去的信的答复。他在信中曾这样对他儿子说：‘永远不要忘了你是法国人，……对那些可怜的人要大度一些。不要让人侵对他们造成太重的损失……’而那些叮嘱更是没完没了的，什么尊重私有财产啦，什么对妇女应该有礼貌啦，等等一些可爱而冗长的说教，俨然是一部针对被征服者的军人荣誉法典。他在信中还夹杂了某些对政治的一般看法和向战败者提出媾和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说，他倒是不苛刻的。”

“‘战争赔款，其它什么都不要……占领了他们的省份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能把德国改造成法国吗？……’”

“他是用坚定的口吻说这番活的，而且，我们在他的话里可以感到如此的天真，一种如此美好的爱国之情，听起来不能不叫人感动。”

”就在这时，德国人的围城依然在向前推进，不过，唉，那不是围住柏林！……那是个严寒、轰炸、瘟疫、饥馑的时期。然而，由于我们的照料，我们的努力和围绕着他那种日益增多的不知疲倦的体贴，老头的平静生活才没有受到干扰。一直到最后，我还能为他找到面包和新鲜的肉。当然，只有他的一份；而你几乎不能想象这位祖父、这位如此无辜地自私的祖父用中饭时的景象是多么的感人，——老头坐在床上，餐巾围在下巴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他旁边是他的孙女，因为缺吃，她脸色有点苍白。她扶着他的手，帮他喝水和吃所有这些当时禁止食用的好东西。在这个暖和而又舒适的房间里，他用过饭后又精神起来了。外面正刮着冬天的西北风，窗外雪花飞舞。这个老骑兵又回忆起他当年在北方省里的战役，第一百次地向我们讲述那次可悲的俄罗斯大撤退。在那次撤退中，他们只有冻饼干和马肉可吃。”

“‘你懂吗？孩子，我们那时吃马肉！’”

“我非常相信她懂。两个月来，她没有吃别的什么东西……然而，随着老人病后康复一天一天地接近，我们在病人身边的任务也变得更加困难起来了。他所有的器官和肢体是麻痹，到那时为止一直如此好地帮过我们，而现在却开始消失了。已经有两三次了，马约门可怕的炮声曾使他大吃一惊，他跟猎狗似地竖起了耳朵；我们只好编造这是因巴采纳将军在柏林城下的最后一个胜仗和因此在巴黎荣誉军人院鸣礼炮庆贺。又有一天，我们

将他的床推到了窗边。——我想，那天就是布森瓦尔的那个星期四吧——他清楚地看见了国民自卫队在大军林荫大道上集合。

“‘这是什么部队啊?’老头问，我们听到了他从牙缝里轻轻的抱怨声:”

“‘军容太差!不像样子!’”

“倒是没有其它什么事发生;只是使我们懂得了今后必须多加小心了。不幸的是，我们还不够小心。”

“一天晚上，当我到达他们家时，那女孩慌慌张张地向我跑来。

“‘明天他们要进城了，’她说。”

“‘你祖父的窗户是开着的吗?’我问。”

“想了一下后，我记起来了。实际上是那天晚上以后，他的神色就很奇怪了。也许是他听见我们说什么了。然而，我们说的是普鲁士人，而老头想的是法国人，想的是他等候已久的凯旋。——麦克马洪元帅在鲜花和孩子们中沿着林荫大道走来，他儿子走在元帅的身边。而他呢，老头站在阳台上，像在卢琛那样，身着制服，向着弹孔累累的国旗和被火药熏黑了的鹰旗致敬……”

“可怜的汝弗老爹!他一定是认为，我们想不让他参加我们的部队阅兵式，是为了不让他太过激动。因此，他居然也没有跟任何人说，第二天，在普鲁士的部队开始慢慢地走上那条从马约门到杜伊勒里宫的长长的大道时，上面的窗户轻轻地打开了，上校戴着他那顶钢盔，腰挎他那把大马刀，身穿他那身米尔豪德老骑兵所有的